

# 玉树人在废墟上开始新生活

## 玉树县城整个儿被毁掉了

在大街上,在帐篷里,在倒塌的大门边上,人们反复谈论着这样的事:谁家的3个孩子死去了两个,谁家的4层楼房塌成了一层,谁昨天晚上又睡在了路上。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在哪里,整条街上都谈论的一个好消息是,一个被埋了几十个小时的孕妇被挖了出来,还生下个孩子。

看一看玉树街头的人们,你会五味杂陈。伤感无处不在:小学生的校服和红领巾上沾着灰,好像是刚从倒塌的校舍里抛出来的一样;9岁的孩子抱着烂了一半的梨子不肯撒手;穿着拖鞋的外地女人失神地站在消失了的货栈面前。

初来乍到的人,面对一片凌乱难免心怀不安,他们渴望从这个县城的残骸中拼凑出它过去的模样,却总是碰壁:玉树有哪些东西被埋掉了,又有哪些东西顽强地从废墟中站了起来?这是一个难以简单说清的问题。

## 人们的心像破裂的房屋一样碎了

4月19日傍晚,一场预料中的雪降落在玉树的镇和乡村,人们的心像破裂的房屋一样碎了。家园是没有了,在某些角落,废墟里偶尔会传出房屋下沉时发出的轻微的碎裂声。汽车被掉下来的房檐砸毁,没有倒塌的房子里一片漆黑,家具裸露着,里面散乱着过去的生活碎片,比如结婚证、布做的花朵或者价格不菲的衣服。

愿意在风雪中进行一次短暂巡视的人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:骑着缺了车灯的摩托车的藏族汉子一脸倦容,他怕家人牵挂而备感焦



4月20日,玉树结古镇,挖掘机正在一处寺庙前清理地震废墟。

急,但还是会对外来的人挤出一丝微笑;5个年轻人——他们有的还只是高中生——正忙着把自家的废墟扒开,搬出椅子、饭锅或者其他可能还完整的东西。很难知道家里的大人在哪里,问起来,他们转过脸去,一脸茫然的神情。

一名当地警察正在执勤,他把口罩拉下来,站姿已经不够挺拔。他一边在红绿灯损坏的街头指挥车辆,一边用不太标准的汉语抱怨着这场该死的地震。5天来,他每天都会看到死掉的人从废墟里被扒出来,然后抬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去。

但更多的无奈藏在成千上万顶帐篷里。在那里,这场大地震带来的混乱还没有完全散去。炉灶上的水壶被烧得咕嘟咕嘟响,但除了水,鲜有可以用来煮食的东西。许多人眼神木讷地盘腿坐在油毡、毛毯或者裸露的草地上,风从外面吹进来,钻进人们单薄的衣服里。

至少有10万人被迫住进这些临时的住所。但他们的日子并不是最苦的,因为帐篷并不够用,有的人只好暂时窝在木板、布料和防水油布搭成的狭小空间里。

帐篷里还住着为救人筋疲力尽的士兵、工人和志愿者,他们从全国各个省份来到这里,忍受着海拔4000多米高原上的缺氧和寒冷,把老人、孩子和伤员送上汽车、抬上担架,有时,一不小心就会留下伤痕。他们许多人每天至少要工作15个小时,现在刚刚一身疲惫地回到营地,盘算着明天的任务。

## 这里曾经是唐朝故道

青海师范大学3年级学生伊西措毛是在15日凌晨两点赶回玉树的,她从没想到地震会击毁玉树。在她和许多玉树人看来,地震实在不该发生在像玉树这样一座小城。这里曾经是唐朝故道,每座寺庙和佛塔都有着数不清的故事。

离县城不远处是文成公主庙,据说这里曾是文成公主进藏以前停留过的驿站。地震把佛塔震碎了,一个正在举办佛会的转经台陷到地面以下,面带微笑的佛像身首分开,尽管它依然在微笑。地震不该发生在玉树这样一座城市。这里是青海省数得着的商业城市,有人靠虫草发了财,又引得各地的人来这里做生意,使这里成为淘金的宝地。四川人来了,河南人来了,湖南人来了,江



4月20日,玉树结古镇一间临时帐篷医院,两位藏族妇女正在打点滴。



4月20日,结古镇街头,一家人前往受灾群众安置点。(资料图片)

苏人也来了。还有一伙人来自兰州,他们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影碟出租店。一个姓柳的女人生意不错,她店里的武侠片、侦探片和韩国电视剧都很受欢迎。但是,在她打印出来的推荐表上,排第一名的竟是一家外国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,片名叫《震撼世界的大灾难》。

地震不该发生在玉树这样一座小城。这里的人们每天悠闲地散步、拉家常。乘坐飞机或汽车来到这里的人,总能看到面容安静的老人坐在太阳下转动经轮,或是听到当地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这里每年一度的赛马大会。

## 新生活已在废墟之上开始

在玉树,人们正在为不可知的明天储备一切能得到的东西,包括从废墟下翻出的一块还算完整的布料,以及每一个过路人手里的苹果或药品。想要找到一个开张的铺子实在不容易。没有倒掉的店铺紧闭大门。出租车很少愿意停下来搭客。因为人比以前少了很多,无家可归的狗开始明目张胆地四处乱窜,对着行人吼叫。

仅从外表看去,玉树如今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。人们很难找到过去熟悉的机构和店铺。法院暂时关张了,检察院也宣布“暂停办理”。一个退休的老工人拨通银行的电话,询问自己的退休金为什么还没发,但在接电话的人看来,他真是有点太不识时务了。

但今天的玉树并非与世隔绝:一封在4月16日寄进来的明信片可以证明这一点。这是邮局在恢复工作第一天接到的唯一一封邮件。随后,信和包裹越来越多,一天有几十件,只是,把这些衣服、食品和信件传递到没有

地址的人手里,着实是一件麻烦事。

在停课4天之后,学校开始陆续复课。老师们从土堆里把学生们的书包和课本一样样搜索出来,堆放在操场上,然后把他们归拢在一起,等孩子们回来,再发给他们。

有个孩子回来了,高高兴兴地接过属于自己的蓝书包,另一个从家里抢出来一只溜冰鞋,就单脚穿上它在操场上高兴地玩耍。而一个叫帕毛的孩子还没回来,他今年8岁,功课不错,每页作业纸上都被老师画了大大的钩。有的却注定回不来了。

## 尾声

地震尽管毁坏了人们的家园,但确有一些美好的瞬间被人记录下来:一个老人为了埋在废墟底下的唐卡而伤神,一名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钻了进去,花了两个小时替他找了出来;有个小女孩当被从废墟下救出来后,竟对救援者说:“真的谢谢啊,打扰你们了。”

不错,有一些东西,即使是7.1级地震也摧毁不掉。比如琼嘎心里小小的希冀。这个老婆婆之前在玉树的第三完小当门卫,她固执地认为再过3年也许能升个小官,“进入后勤”,但最终干了5年也没能实现。地震后,她只希望能在新学校里继续做门卫。

走在玉树街头,一座被地震摧毁的小城形象扑面而来。轰鸣开过的吊车、喊着号子路过的军人和三五三两聚在帐篷边的当地人。路边到处能看到碎裂的玩具车,或者只有一只的时髦高跟鞋,不知道是不是在逃生时遗落的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玉树过去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:街上行人很多,欢笑声和叫卖声从

不缺乏。

事实是,4月20日,地震发生后第7天,街头也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:孩子们手里开始多了些花花绿绿的小食物,有火腿肠,也有巧克力;在部队的帮助下,许多店铺的老板开始从废墟下清点损失,其中一个掏出来的货物价值十几万元,他愁苦了几天的脸上,头一次露出笑容。重庆来的张小英也不再挨饿了,她在帐篷里支起口锅,每天都要炒上满满一锅腊肉,分给每个走进她帐篷的人。

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寻找出路。一个来自重庆的女人离开玉树,回家看了一眼孩子,直接去打工。玉树州德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白日代勒已经在打算建设新的福利院。他向这些10岁上下的毛孩子们郑重发了个誓,要建一座更大更漂亮的福利院。

救援尚未结束,但对新生活的规划已经启动。在前线指挥部的帐篷里,人们开始热烈地讨论重建中怎么让居民们度过寒冬。关于用电取暖还是用煤取暖,几个人争论得很热烈。

“玉树要建成高原旅游城市”的消息,更让许多当地人期待。海南州的司机加羊已经做好打算,一等重建开始,他就用他的大卡车往这里运建材,“想必生意会更好”。更多的人则开始憧憬将来的房子,这些刚与家人告别的男女老少谈到“家”的时候,神情异常复杂。

玉树,尽管每个人的家园都被毁了,但希望还在,梦还在。有一些东西一如过去一样继续着:孩子们仍然在广场的铜像下嬉戏打闹;新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在孕育、诞生。一个几天前来到这座高原小城的外乡人,20日一早醒来惊喜地发现,树上的花苞好像比昨天又大了些许。  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# 新闻时评

## 哀悼日的意义不只是悲伤

昨天是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,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,国务院决定举行全国哀悼活动,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,停止公共娱乐活动。截至4月20日17时,青海玉树强烈地震已夺走2064位同胞的生命。在这一天我们举国哀悼,共同送别我们逝去的同胞。

国家哀悼日承载了多少意义,没有人能说清楚,但是我想至少有两层含义:首先,告慰灾难的仪式是对灾区的幸存者最重要的心理治疗方式之一,其目的就是让他们自己真正去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,这虽然是痛苦的,但是只有面对事实,才能真正恢复过来。其次,哀悼日仪式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有更重要的意义,那就是让我们珍视生命、活在当下。

我们总是事过境迁再后悔原来错过了那么多生活的美好,从而唏嘘不已,于是生活就由一个又一个的遗憾连接起来。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中少一些遗憾?不妨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度过,把生命中的每个人都当做自己的最后一个旅伴。所谓“活在当下”就是“饥来吃饭困来眠”,简单说就是“该吃饭时专心享用菜肴,该睡觉时便安心休息”。有人会说,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这样生活嘛!果真是这样吗?在我们的生活中,有多少人是在吃饭的时候还在想着其他事情,睡觉时不知为何人事辗转反侧,应该负起家庭的责任时却又三心二意地“梅开二度”……很多时候,我们只是“活着”罢了,距离“生活”却相去甚远,如果生命就在此时结束,你会不会因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生活而后悔和遗憾?

当然,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,也许都会抱怨社会和工作的节奏太快,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机会去享受。尼采的《查拉斯图拉如是说》把人生归纳为几个阶段:第一是“骆驼”的阶段,千辛万苦地努力去满足社会对人的要求,大多数人都在这个阶段挣扎;第二是“狮子”的阶段,即“要到自己想要”,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阶段,这个阶段的人们憧憬得到更多的财富、更大的名誉和更高的个人价值。也许现在正在青海玉树灾区第一线、不求回报地做着自已力所能及的贡献的李连杰,就属于人生的这个阶段。在经历了印尼海啸的生死考验后,李连杰完成了一个从“功夫皇帝”到慈善家的转变,同时他正在回归尼采所说的人生第三阶段,即“婴儿阶段”。李连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句古话:“人皆有如来本相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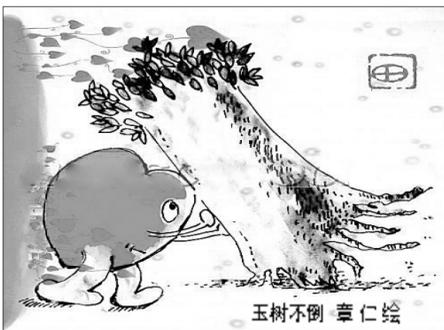
有人质疑,李连杰是在作秀。实际上对于明星做慈善是“作秀”的质疑始终不绝于耳。即便是“作秀”,又怎样呢?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都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“秀”着吗?如果做慈善也是在“作秀”,我们不妨都秀一秀。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“秀”,这个世界会更好,不是吗?

在举国哀悼的这一天,我们满怀悲伤与沉痛悼念逝去的玉树同胞,因为我们同根同种,骨肉相连。但是悼念日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悲伤,还警醒生者珍惜生命、活在当下。这,也许就是灾难给予我们的布施吧。青青

青海省玉树4月14日发生了7.1级的强烈地震,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的赵普同志在播报新闻时,感情难以控制一度哽咽。

平心而论,这原本是正常人的一种感情,却被个别网民在网上炒作,而且竟然以“小人之言”猜疑赵普同志“是在演戏”,“是为了巩固他的饭碗”,甚至说第一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赵普播报新闻的哽咽得好处,这次玉树地震又来哽咽捞好处。

面对重大的自然灾害,受难的是我们的同胞,赵普同志感同身受禁不住哽咽是人之常情,如果作为一个人连起码的同理心都没有,那还叫人吗?



## 赵普的哽咽及其他

如果说赵普哽咽属于作秀,那么“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”的中华儿女的行为又作何理解?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华侨,纷纷向灾区捐款捐物;香港志愿者黄福荣在玉树孤儿院救出6个孤儿,在余震发生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;享有盛名的唐山农民抗震救灾志愿者服务队,早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就已闻名华夏西南西北。这次青海玉树大地震,宋志勇同志又带着他的志愿者来到了玉树进行救灾。此外,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和向灾区捐款捐物的事迹,这些又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呢?

我以为,在大灾面前,我们理应

富有同情心。有钱出钱,没钱出力,没钱出力,就在本职岗位上干好自己的工作,这也应算是对灾区人民和国家的支援。

在大灾面前,国人的团结一致、众志成城比什么都重要。当别人有灾有难的时候,我们都应该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。如果一个人连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赵普同志的哽咽都不能理解,那这人做人的品德就值得质疑了。还是那句老话,凡事都要将心比心。如果是自己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灾难,他人也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,那你将作何感想?

郭喜林

## 如此,哪来和谐?

味杂陈,喜者愈喜,愁者愈愁。悲愁之间,凸显社会不公在加剧。

先看第一条新闻。他的主人解释说,“这样一来,身在基层的公务员再也不用削尖脑袋往上钻了,只要工作尽心尽责,考核达标,他的薪酬就可以得到提高,而工作三五年时间以后,就可以晋升一个职级。”这就是说,公务员在万人争考的今天,在已经价值不菲的各种资源和福利的前提下,还要刺激他们更好地得到更高的薪金。

而工人、农民、渔民以及其他非

公职行业类似的、具有可比性的薪酬也有这样的待遇吗?

至于后一条新闻,似乎已没有太多的感慨甚至平骚可发了。“坚持工资最低标准决不涨薪,却从来不愿招不到工。”老板讲的错了吗?没错啊,于求职者而言,有活儿干有口饭吃就不错了,所以才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。

于是,问题出来了。政府一直以来倡导的“缩小城乡差距,缩小贫富差距”能够实现吗?如此行事,又何来和谐?  
党贺喜

## 奢侈品消费何以“风景这边独好”

在全球奢侈品品牌资产集体缩水的状况下,本土奢侈品消费却是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根据贝恩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,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12%,达到96亿美元,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.5%。预计未来5年,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,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。(4月20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)

在这个世界上,一般情况都是这样:富人有富人的生活,穷人过穷人的日子。对奢侈品的热衷,代表着一部分富人对支配个人财富的态度。不好衡量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有钱人都特别喜好哪些奢侈品,因为这里面过于斑斓多彩,有文化因素的影响,还有消费时尚的导引。但可以说,本土有钱人消费奢侈品,是很具本土特色的,在金钱和想象力作用下,常有奇迹出现,常有壮观景象惊世骇人。譬如中信旅游的一位导游曾这样述说自己的经历:一次,中国人横扫美国第五大道,买走了一切最好的最贵的东西。今年春节期间,上千名中国游客穿梭在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“扫货”,成就了纽约商家的“黄金周”,被国外媒体戏称为中国春节给世界发“红包”。

个人买下最好最贵的奢侈品,也可视为个人最好的生活享用,最佳的心理享受。但是,推动本土奢侈品消费的动力,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个人的拥有。一项调查数据显示,去年本土市场50%的奢侈品消费主要是由“送礼需求”构成的。50%的数字,疑似一个缩小的数字,实际数字或许要大超过它。奢侈品的流向问题,可以说又创造了本土的一个新说法:买奢侈品的不用或少用奢侈品,用奢侈品的则不买奢侈品。这里面有奥秘,更有本土人心知肚明的地方。

民生之艰难,依然是准确的现实描述,依然是多数人每日的体验。但另一方面,本土已有不少人具备了消费奢侈品的能力并构成有效需求。对于他们来说,奢侈品不过是生活必需品。甚至于这种物的追求,也不讲什么格调,只要东西贵就行。奢侈品作为送出的礼品,所选择的向性很强,其效力的释放,送礼人与收礼人的享乐心态亦与外邦人有异。本土的多数权力是不打送礼人的,它是权力寻租的一个样式,你来我往中,完成的是一种交易,是一种财富转移。在本土的社会体系下,它像油脂,润滑着权力的腐败,并让贪赃枉法者的行为更具隐蔽性,其人更心安理得,更有快感。

个人的钱爱怎么花,就怎么花,这是人的基本权力,还是一项性诉求。有人认为人的真正财富是在这个世界上行善,他就会行入世利他之事。有人愿意自由地支配个人财富,或喜欢炫富,就会去购买一些奢侈品满足自己。应当说,这两种人都是在寻求使得自己愉快的生活方式,践行个人的价值观念。从后一种人来说,只要其行为不妨碍他人,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,没人会去硬找其不应存在的理由。  
今语